

淪
陷
區
的
故



偽軍內幕

趙家欣

日寇囊篋裏的偽軍

所謂偽軍，應該是偽組織御用下用以鞏固偽政權，鎮壓民衆，拱衛小朝廷的武力，然而南京偽政府的「軍隊」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在中國國境上，日寇武力侵入之時，也便是偽軍出現之日。說起來已將近十年了，日寇的鐵蹄侵入東北的土地，立刻自感消化力微弱，於是便想出了「以華制華」的「妙策」，熙洽，于徵深，張海鵬輩遂成爲偽軍的鼻祖。十年來，日寇對於這一工具，無時不在加緊控制與積極運用中，偽滿洲軍以後，在華北有殷逆汝耕的偽冀東保安隊，在內蒙有李逆守信王逆英的偽蒙古自治軍，隨在這些清道夫與墊腳石之後，獸蹄踐遍了華北與內蒙，「七七」事變以後，先天不足的日寇陷入長期戰爭的泥沼中，爲了使蛇吞象的傳奇成爲事實，不能不加緊運用「以華制華」的法寶，於是，在淪陷區內，在敵軍事機關及特務機關的扶植與併湊下，偽軍如野草一樣的到處蓬生，名目繁多，編制不一，有的有軍無兵，有的有兵無槍，然而日寇對這雜亂無章的「武力」，却異常珍視，各戰場的主帥把自

已一手扶植起來的偽軍，視為囊篋裏的私有物。

汪逆在南京建立起小朝廷，大小奸逆，分配好了「官職」與地盤之後，也便想建立起自己的「國軍」，這在汪逆認為「理所當然」，即使撇開「主權」不談，體面也要顧全，但在日寇却認為是了不得的事，偽軍雖然昧着良心作虎張，終究是中國人，日寇監視偽軍的毫不放疏，十年來如一日，提防偽軍大規模反正，最好的方法是分置在各地倭會的控制下，助比抑彼，不讓它有集合在一個系統之下的機會，更不放心由中國人——即使是漢奸——統制。可憐的汪小朝廷，從籌備成立到現在，已經將近兩年，軍事機構，製造了一大堆，眼看着偽軍到處皆是，而能夠說一聲是自己的「將」或「兵」的，一個也沒有。

「舉一個例」說：汪逆派劉逆郁芬為「開封綏靖主任」，華北敵偽馬上派胡逆玉琨為「蘇皖邊區綏靖總司令」，汪逆派張逆風峰為「豫東綏靖主任」敵人馬上放了個「河南綏靖主任」程逆希賢，程逆派了好多爪牙到張逆隊伍裏去「瓦解偽軍」。

偽軍的組成份子是什麼樣的角色呢？所謂軍官不外落伍的軍閥，失意的政客，土匪與流氓，民族意識薄弱，又兼利慾薰心，平時受社會的裁制，動彈不得，「皇軍」既看得起他，榮為混水摸魚，既有「官」做，又可借機會撈撈油水，「名」「利」兼收，但此等樣人無不怕死，祇要國軍一打勝仗，他們便會反起正來，至於偽軍下級官佐與士兵，大多愚昧無知，但却并不存心做漢奸，有的受長官的欺騙與壓迫，有的受敵偽的威脅利誘，

在慌亂中以倉皇不擇路徑，不知不覺地走入歧途，這類無知偽軍，如果使們知道祖國與敵人，善與奸的分別，給他們以反正的機會與助力，隨時可以爭取過來，而國難亦必從此解決。如在戰爭中落伍的國軍，在淪陷區中被徵調的壯丁，敵人用暴力使他們參加偽軍，他們經過敵人的苦頭，敵我之分比較一般民衆清楚，一到反正機會，隨時可以反戈。

總之，偽軍是全世界最難最好笑的武力集團，他的形成是烏合，他的瓦解是烏散，他的存在是日寇咽喉中的鷄肋。

二 一 羣沒有主腦的傀儡

南京偽組織登台一週年紀念日，汪逆厚顏無恥地大放厥詞，他念念不忘於「建軍」，然而他的「建軍」目的「與」建軍「精神」却是這麼一回事：一、要建軍，先立日，而後建軍。

「中國自今以後，要根據中日基本關係條約及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結成東亞軸心，以保衛東亞的和平，進而保障世界的和平，這是建軍的目的，也是建軍的目的。」

「沒有東亞斷不會有中國，如果不和東亞先進國結合一致，則保不住東亞，也就保不住中國，所以愛中國與愛東亞是一條心的，這是建軍的新精神，也就是建軍的新精神。」

「中國自今以後，要根據中日基本關係條約及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結成東亞軸心，以保衛東亞的和平，進而保障世界的和平，這是建軍的目的，也是建軍的目的。」

一 明確的解釋起來是：中國要整個地癱瘓在日本的懷抱裏過活，「建國」的「目的」與「精神」是這樣，「建軍」的「目的」與「精神」也是這樣，在日寇懷抱裏長大的汪家班，原應該如此說法。

汪逆的「建軍」工作，的確也曾煞費苦心，沒有排練成熟，便倉皇登台，既無武力，又無財力，因為他過於急色與無賴，日本主子不但瞧不起他，也不很信任他，於是祇得擎起「和平救國」與「和平建國」的招牌，招搖撞騙，他的唯一要務是建立自己的嫡系軍隊，最先他看中陳炯明的老部下黃逆大偉，在黃逆的奔走下，偽和平救國軍第一集團軍出現在粵東澄海，偽軍的數目雖然僅僅是渺少的三千，但這唯一的「嫡系軍隊」却使汪逆引以沾沾自喜，二十九年春天，這筆汪逆唯一的賭本在閩南海澄一擲輸光，三千弟兄掃數反正，祇剩下黃逆大偉光桿一名。

在華南的賭本輸光以後，汪逆的日光移注到華北去，大肆拉攏偽第一軍軍長張逆嵐峯，犒賞費撥了三十萬元，請張逆任偽軍委會委員，兼豫東綏靖主任，想以這一隊伍作為支撐傀儡戲台的柱子，然而好夢難圓，不久這四萬中國人又回到中國的懷抱來了，至今汪逆還是兩手空空，雖則他是在不斷地「建立」他的「國軍」。汪逆雖然沒有自己的軍隊，空頭的軍事機構却成立不少，最高軍事機關為偽軍事委員會，直屬偽國民黨部中央執行委員會，汪逆自任委員長，偽委員為鮑逆文樾（前軍

委員訓練副總監)，葉逆蓬（前武漢警備司令），朱逆森（前二十五軍軍長，兼蘇浙游擊司令），馬逆行健（前忠義救國軍總指揮）等。軍事委員會底下的軍事機構，名目甚多，除參謀本部，軍事參議院，軍事訓練部，政治訓練部，軍政部，航空署等而外，其屬於軍事教育機關的，尚有下面的數種：

一、偽軍事教育機關主要的是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成立時原名陸軍軍官訓練團，是偽組織「建軍」的中心機構，偽團長由汪逆兼任，偽教育長爲葉逆蓬，招收了一千二百名無賴之徒，於二十八年十二月九日在上海郊外江灣校舍舉行開學典禮，全團分爲三個軍官大隊與一個政訓大隊，前者兩年畢業，後者三年，這一千二百個無賴之徒，便是「和平建國」的中堅將校，開學時，汪逆立即注下一針和平毒素，他說：「中國是戰敗了，日本是戰勝國，他能承認錯處，要與中國成立和平，使中國能夠分擔東亞和平與秩序之責任，……日本既然聲明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而且伸出手來，要求在共同目的之下，親密合作，中國爲什麼不也伸出手來，正如兄弟兩個撕打了一場之後，抱頭大哭，重歸於好，這是何等又悲痛而又歡喜的事！」

這真是偽軍官訓練團的基本綱領，也就是這效忠主子的武裝奴才養成所的真面目，七年偽軍官訓練團改名爲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並在廣州武漢設立分校，此外尚有「軍士教導團」成立於二十八年冬，爲訓練蝦兵蟹卒的機構。「警官訓練班」，成立於二十八年

九月，班址初設上海馬路橋以前遠東俱樂部，同年冬在愚園路建築新班址，僞維新政府統轄移交僞中央的軍事教育機關有：一、「綏靖軍官學校」，任逆援道任僞校長，設於南京，後歸併於僞中央軍校，二、「陸軍教導隊」，後歸併於僞「軍士教導團」，三、「綏靖水巡學校」，任逆援道任僞校長，校址設上海。至於華北方面以前隸屬於僞臨時政府的軍事教育機關，經汪逆精衛與王逆克敏談判結果，原則上歸僞中央政府節制，事實上由華北僞政務委員會統轄的有：一、「陸軍軍官學校」，齊逆燮元任僞校長，民國二十七年五月設立於通州，二、「陸軍軍官教導團」，劉逆鳳池任僞團長，二十八年一月設立於清河鎮，三、「憲兵學校」，二十八年二月設立於清河鎮。此外，尚有「偽組織軍事機構裏面雖然有航空署的設置，但飛機一架也沒有，飛行員更不用說，據說「航空署」正籌設「航空學校」與「空軍根據地」。在偽海軍方面，最使汪逆認為滿意的是統轄有破爛艦艇二三十艘，戰艦有海綏、海靖、江綏、江順、海興及最近日寇歸還的海祥等五六艘，砲艇和測量艇舊有連新造的有三十餘艘，這是偽組織的全部「海軍」，汪逆以「建設中國海軍」自任，一度兼任「海軍部長」，并設立「中央海軍學校」，內分水兵，輪機兵，看護兵，軍需兵，管鍋兵，及特修各科，已畢業四期，共三千五百六十餘人，此外尚有「水路測量局」「水路士官技術養成所」等機關。

去年年底，偽組織將破舊艦艇及新訓練出來的水卒，分佈在沿江沿海各地，建立所謂海軍根據地，計有南京「要港部」，南京江陰「基地隊」，無錫閔行「基地區隊」，威海衛「基地部」，再島，烟台，海洲，石島，石臼，「基地區隊」。

陸軍方面，據汪逆在偽府「還都」一年的工作報告裏稱，偽府直轄的計有二十個師，六個獨立旅，三個獨立團，共計二十萬名，華北七個集團軍，二十團，約五萬人，蘇浙皖鄂粵及京滬漢等省市武裝警察合計二萬，偽軍番號計有「華北綏靖軍總司令部」，「第一方面軍總司令部」，「蘇豫邊區綏靖總司令部」，「閩粵邊區綏靖總司令部」，「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開封武漢兩綏靖公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駐粵辦公處」。

事實上偽組織軍事機關及部隊番號并不止這些，如偽蘇浙皖肅清委員會，偽和平救國軍及偽和平救國同盟軍，廣東方面的偽綏靖軍，偽新民挺進隊，偽十六路軍，偽和平建國軍，華北方面的偽一路軍二路軍三路軍及無數的大隊……等，軍隊的番號與人數，連汪逆本人也弄不清，能夠完全受汪逆統制的部隊，一個也沒有。

以上是偽軍的內幕，完全聽命於敵寇的內蒙偽軍尚未計算在內。

偽軍的槍尖掉轉了方向

日寇對於偽軍，懷着不信任，但又不能不暫時利用的矛盾心理，偽軍對於日寇，也

明知有「烹狗」的一天，但在機會未到之前，不能不權且敷衍，無論日寇對偽軍怎樣懷柔與麻醉，日偽間的關係總是無法融洽，過去日寇度量漢奸的尺子有三：第一要爲中央所摒棄，第二要有號召能力，又能忠實於敵人，第三要愛錢又稍有骨氣的，這種矛盾的標準沒有一個漢奸能夠得上尺度，有骨氣的不會做漢奸，即使暫時落水，遲早也必反正，愛錢的無不怕死，怕死的人明知有「被烹」的一天，祖國又網開一面，鼓勵反正，一到反正的時機，沒有不紛紛來歸的，這和淪陷區偽組織人員的「兩面政策」一樣，一方面和日寇敷衍，一方面又掩護我們所派的工作人員，我們每打一勝仗，便有一些偽軍反正，祇要軍事政治有辦法，偽軍的瓦解是不成問題的。

日寇爲了製造矛盾的「典型」走狗，結果造成了自己無法彌補的苦惱，苦心培植起來的偽軍，一批又一批把槍尖轉向自己的胸膛，種種毒辣的手段，如連環保，十家連坐制，敵偽軍混合編制，派指導官，打啞針，助此抑彼，助彼仰此等等方法，依舊攔阻不了反正的洪濤，因此，日寇想出了一個毒辣的陰謀，不斷驅使偽軍作戰，因爲「無論死傷的是那一方面，都是中國人」。

偽軍反正的原因，歸納起來約有三種：第一、基於民族意識，第二、不堪敵人壓迫，第三、由我方派人策動。由於敵人泥足越陷越深，我方勝利已有可期，做漢奸終無了局，偽軍的反正因此一天比一天多起來。

二十九年春天，反正偽軍湯振興，在閩南前線歡迎會席上說：「除了少數偽長官外，幾乎所有偽軍都想離開這隊伍反正過來」。同年九月在綏遠反正的偽軍指揮官郭懷翰說：「在敵人那邊，我改名叫孫尙清，爲什麼呢？我投了偽軍，簡直當了孫子，所以改姓了孫，可是我能永久當孫子嗎？不能，我還清楚記得我的責任，所以我的名字叫尙清」：

這兩個很使人感動的談話，說明偽官和偽兵是如何地嚮往祖國，偽軍流行兩句歌謠式的口號。

「他們抗日，又有諸葛亮，我們不打，一齊朝天放」。被日寇的大砲機槍驅迫上戰場時，他們的槍的確是朝天放的。

數年來反正偽軍的數目，雖然沒有總的統計，但從二十九年一年的情形看來，反正偽軍幾乎是無月無之，據某報統計，去年偽軍反正的事實，共計四十七宗，（遺漏的當然不免）人數雖沒有確切的數字，至少在八萬人以上，反正的地區，包括晉、綏、魯、蘇、豫、鄂、皖、贛、閩、粵、湘等十餘省，他們幫助國軍收復許多名城重鎮，殺斃敵酋數十名，擊斃敵官兵無算，奪獲鉅量的軍需彈械。依這一年的情形推算，汪逆所引以自豪的二十萬偽軍，祇消不上三年，便將化爲烏有，敵偽的「建軍」，間接地替我軍訓練補充隊伍，中國人不能個個像汪精衛那樣馴伏聽話，是日寇所最疼心疾首的。

偽軍的反正，像是一股洶湧的洪流，無論敵人怎樣加強「防隄工作」，它仍將找到決口潰流出來，怎樣去擴大這潰流的決口，怎樣去加緊爭取偽軍的反正，是我們爭取勝利的主要條件之一，過去爭取偽軍的工作做得不夠，是不可諱言的事實，馮玉祥將軍曾經正確地指出：

「我們不能認為這樣已經夠了，只要我們一想到還有許多兄弟，在供敵人驅策，還有許多兄弟，沒有找到很好的反正機會，我們就應該責備自己努力得太少，敵人愈看重編用偽軍，我們就需要加倍努力去促進偽軍的反正，要使得零碎的反正，變為有計劃的反正，要使得消極的被動的，時斷時繼的工作，變為積極的，主動的經常的努力」。

他更指出消滅偽軍的工作方針：積極方面要加強敵人後方工作，杜塞敵寇編組偽軍的來源，常常襲擊敵人，把我們的同胞特別是壯丁拯救出來，到敵人後方去征募入伍，萬一必須放棄某地時，要組織好了壯丁，共同撤退，更重要的對淪陷區同胞的宣傳，使敵後壯丁，自動的起來為抗戰服務，消極方面要更努力爭取偽軍反正，通過地方人士配合軍事政治的工作，依靠有計劃的宣傳，提高偽軍對抗戰勝利的信心與毅然反正的實踐。這些指示非常的正確，偽軍官兵都是我們的兄弟，我們不但要消極的做到「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更應積極地做到「中國人團結打敵人」，不但要使敵人不能「以華制華」，更要促使敵人早日死亡在中國強大的抗戰陣營之前。

走走在淪陷區

斯

蘇浙淪陷區見聞

過去幾個月間，曾設法到蘇浙各淪陷區去走了一遭，看到許多醜惡事情，說起來簡直使居在大後方的人不能相信，從這次冒險的旅行上，使我更多地懂得了自由人與奴隸的分界，也才痛切地感覺到生活在看不見祖國旗幟的地方所有的災難和侮辱，有人把淪陷區譬喻做罪惡的魔窟，很有些彷彿，不過把它稱做黑暗的地獄，似乎更恰當些，因為這裏像是永遠望不見光亮的一角，人們在極度的困窮和饑餓中過日子，而窒息的空氣更使他們失却自由呼吸的可能，他們天天在渴望着陽光，諦聽着勝利的消息，也就是這點希望，使他們在痛苦的遭遇中活了下來。

一、錢，錢，到處都要錢！

淪陷區裏的民衆，除掉必須忍受難堪的侮辱以外，還要忍受苛捐雜稅剝削的痛苦，一些仰承敵人鼻息的漢奸無不乘機搜括，供其個人驕奢淫樂，偽學校有免考費，偽政府有戶籍費，也就是人口稅的別名，居戶必須按季繳納，最高的數目，每人每季竟在五角

以上。至於偽軍及偽警的剝削方法，更是層出不窮，牠們包庇運輸，恣意敲榨，有時甚至攔路搜索，尤其普遍的是每逢檢查旅客時的手續費，要是不肯暗自遞送，必定會給你故意留難，然後加以扣留，所以在淪陷區裏，如果沒有錢，真是舉步維艱，但錢帶得多了，又隨時有被人謀害喪失生命的危險，這是使旅客們所感到的最大困難。總之，淪陷區裏是充滿銅臭血腥的世界。一個在蘇州的偽警說得好：「在這樣飛漲的生活程度下，單靠我們八塊錢一月的薪餉怎樣過活」？這是牠們衷心的吐露，大小漢奸全是在這樣竭盡心力的肆意搜括，安得不叫淪陷區裏民衆日就貧窮和死亡？爲了要提供一些具體的證明，我們不妨來看一看偽杭州市政府征收下苛捐雜稅的種類：

(一)車牌捐——每月一萬二千元 (二)店住屋捐——每月八千餘元 (敵寇、偽軍及偽公務員家屬皆不繳納) (三)綢業捐——每月四千八百元 (四)土地財產捐——每月一千元 (五)保甲費——每月二千元 (六)衛生捐——每月七百元 (七)屠宰查驗捐——每月五百元， (八)歌妓捐——每月一千元，此外尚有旅客捐，路燈捐，廣告捐，地價捐，沙田稅，奢侈品捐及零碎雜捐，總計每月不下七萬元，單就這十五種捐稅的數目，我們就可以知道杭州市的順民是怎樣苦惱地在重重的苛捐下過着悲慘的日子了。

二、一幅淒慘的畫面——集團搶糧

整個的淪陷區都襲擊着饑餓的浪潮，這不是一句毫無根據的或者是故意含有宣傳作

用的話，今天出演在杭州的『集團搶糧』，就充分的證明了這點，在杭州的馬路上，每天都可以看到成羣結隊的饑民追逐着搬運糧食的汽車，他們手裏都拿着畚箕、掃帚、小洋刀之類，有時還搬來許多石塊阻擋着車輛的前進，一等車子停駛或是速度稍慢的時候，就都紛紛躍上車去，用小刀把袋子割裂開一些小洞，讓米或麥粉從洞口裏漏出來，大家於是又很快的掃進自己早預備好的畚箕裏去。據說：這是被偽市政府所默認許可的，所以這種有組織有步驟的搶劫行動，竟至愈演愈烈，然而車夫和饑民的毆鬥，却亦日必數起，並且時常釀成命案。江蘇鄉下的『吃大戶』情形也很相似，只是演出的方式略有不同，那是饑民同本鄉的殷戶乞討積儲的餘糧，有時還推派代表進行磋商，手續做得非常周到，要是對方不肯允許，最後饑民們就一闖進去，自動搶掠：自然，殷戶們和饑民，也常展開劇烈的惡鬥，流血的慘劇是沒有一天不在出演着，今天的淪陷區裏正多着一幅幅血染的畫面，這不過是其中的一幅而已。

三、所謂『兩頭船』

每個已經淪陷的城鎮，幾乎都有『維持會』的組織，現在在幾個較大的城市裏雖然已襲用着偽『市政府』或者是偽『縣政府』的名稱，但在某些小村鎮間，仍是沿用着『維持會』的舊名，裏面所吸收的全是些昏庸的老朽，以及地痞流氓之類，以前被我們革命勢力所淘汰的，敵人都要，這些久經沉沒的社會渣滓，在敵寇血爪的箝揚下，就重新浮泛起來。

，他們的經費，多半是向當地民衆索詐而來的，可是也有一部份向較高的漢奸機關撥補，所有的錢常被攔在幾個比較有力的漢奸手裏，若干無用的小漢奸，因此也常常受欠薪的影響而致無法維持生活。最近嘉善某「維持會」在呈請發給欠薪的呈文中竟有「多發一金則多有一份原氣，早發一日，則早免一日饑寒」等可憐的詞句，漢奸們窮極無奈的窘態，從這幾句短短話裏畢露無遺。可是真也有些爲了生活的「飯奸」（它們用來掩飾的名詞）們，因欲表現自己良心未死，常是通過我們的游擊隊，經常供給情報，甚且代爲庇護出入於淪陷區內，我們的游擊隊也落得利用他們，在行動上得來許多便利。在蘇浙兩地，這類「維持會」很多，所以它是被我們稱做「兩頭船」的，「兩頭船」這三個字的解釋，如果用一句江湖上的術語來說，就是「吃兩頭水」的意思，其實，這種利用偽組織的方法，好處當然有，但危險亦大，因爲漢奸們總是利慾薰心的多，我們的工作同志就難免不被出賣。

四、紛亂的街景

杭州的保佑坊或是蘇州的觀前街一帶，雖然也充滿着熙攘的景象，但擁擠在街頭的盡是些偽軍，妓女，醉酒的敵兵，兜售鴉片的烟販，賭博攤更是滿街林立，搖寶，擲骰，牌九，車馬砲，什麼都有，戒煙所的招牌觸目皆是，行人都急匆匆的走着，很少有流連街景的。除了大批的乞丐在路邊徘徊乞討以外，每個過路人總是慌張的走着，他們全

像在逃避着一種快將逼近身來的災禍！但喧鬧的街頭，到夜晚九時以後就變做一池寂寞的死水了，游藝場晚上是停演的，普通商店在八時以前也都一律閉市，墮落在街頭的只是些流丐和野狗了，敵僞們雖然防備得這樣嚴密，但我們的游擊隊在市區仍是非常活躍，在冷落的深夜，固然常有連串的槍聲，驚破市民們的好夢，即使是在白天熱鬧的街路上，也往往有手榴彈在街心爆發，使行人紛紛逃竄，所以在淪陷區里走路，有一個必須記往的要訣是「眼明腳快」，眼明可以探顧四方，腳快可以預備奔跑，反正暗殺的事件幾乎每天都有，行走在路上的人吃流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五、千萬顆未死的心

還有一件不能不說的：就是在淪陷區里，敵人的懷柔手腕却是相當的好，它們常不惜予順民們一些小惠，以轉移對它們仇視的心理，「宣撫班」的政治工作亦進行得很可以，記得有一次，在餘杭城，我曾聽過一個敵方宣撫連的班長對民衆們講話，它把中、日、滿三國比作三國演義里的劉、關、張三弟兄，劉、關、張桃園結義以後，才能合力興蜀，所以中日滿三國也必須親善提攜，乃能奠定東亞的永久和平，它以這樣淺鮮通俗的故事，來從事麻醉我們民衆的意識，其用心之險，可謂達於極點，這種荒謬的論調，在稍有知識者聽來固然不值一笑，但對於無知民衆實在是非常動聽的，然而幾年來我們的民衆真的就被敵人麻醉了嗎？，不！絕不，我們不妨舉出一些事實來作爲這個回答的證

明：

(一)汪逆精衛上台的時候，杭州的「大民會」曾強迫民衆遊行慶祝，沿途並高呼口號，隊伍過湖濱第六公園時，有人竟高呼「蔣委員長萬歲！全隊頓時齊聲響應，領隊的漢奸，事後即被撤職。」

(二)吳興某電影院內去年敵酋河野演說完畢後詢問民衆：「你們擁護那一個？」全場一致回答「蔣委員長」，河野大窘，抱頭而去。

(三)蘇杭各地人民對敵「軍用手鈔」及偽「儲備銀行」鈔票，都不信任，甚且拒絕使用，對法幣價格則暗中提升二三角不等，鄉間婦孺，多用以儲蓄，一般人稱「軍用手鈔」「儲備銀行券」爲「黃魚頭」，爲「過路貨」，前者是指其臭，後者是言其暫。

(四)我們的黨歌和「大刀進行曲」等在蘇杭各中小學中極爲流行，課後常有人在教室偷唱，偽教育當局亦無如之何。

各種偽報，銷數極少，銷行區域僅限城區，即火車上亦無報販叫賣兜售，據我問一個滬杭車上的車僮，這是什麼理由？他說是「危險太大」！

上面所舉的這些，完全說明敵寇是全然失敗了，它奪走了我們若干殘破的城市，它並沒有奪走我們千萬顆民衆的心，而且我們相信，這千萬顆心將是永遠不可能被征服的，它會凝成做一方固硬的巨石，爲逼近來勝利奠定強固的基礎。